

東聯繹譯叢書第七種

惠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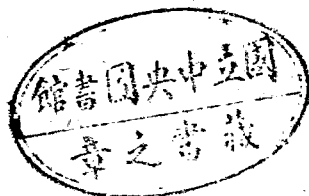
萱原信雄著

施學習習譯

融和之道

中華民國廿六年六月廿六日

辰



S H E 4

# 融和之道

## 目次

### 第一節 緒言

1. 融和的根本原則
2. 東亞共榮圈的樹立和民族性
3. 全體主義觀的發展

### 第二節 沒有私的心

1. 東亞民族在現代應抱的心情
2. 中國政治的最大的缺點
3. 恩義在融和上的結果

### 第三節 順從的心和大和的心

1. 民族道德的區別和性質
2. 東洋人的特性
3. 大和的心和順從的心最後的成功

### 第四節 消怨的心

1. 以怨報怨
2. 消怨的手段
3. 慎三行而到全體觀去

# 融和之道

## 第一節 緒言

在生下來時候，便想給人家做老婆的，或是爲要出嫁而訓育來的姑娘，若一旦出嫁便不免發生着相生相尅的事，假使新嫁娘不好衝突，總是其家庭的風俗習慣上，亦有所不容許的。例如筷子的起落，說話的方法，亦各有各家的風尚。做新嫁娘的人第一要服從其家庭的風尚，這便是能消滅着不和好的方法。這事是不限止於家庭內的問題，就是學校或是社會，或是民族，或是國家，通亦亦是這樣的。人們雖然不想去衝突，總是有時候固有的文化是有不容許的。是受人們比較，或是受其的評論，或是受其修正，或是受其同化，或是有所作用而反作用等事項，終着要覺悟這些事項是社會的原則，俗語說着「入鄉隨俗」這種心情便是融和的根本原則。

爲要樹立着大東亞共榮圈出來的日本民族，將來一定會到中國或是法領印度支那或東南亞細亞的各地地方去，或是這些地方的人們來日本做着互相協同的生活。這想是不久便能開始



3 2173 5289 1

MG  
D831.32  
48

（譯者註：著者原本出放時，大東亞戰爭尚未發生，現在已經實現着了）的事，總是在民族和民族接觸的時候，無論如何是不能免着相生相尅的事。日本的風俗、習慣、道德、法律、宗教，雖然是正當的，總是這些是不能照這樣決定可適合於中國、滿洲、南洋各地的社會的。諒必有的是可相依的，有的是能相反撥的。例如中國大來的風俗習慣，在日本人有所不能容許的東西，小的事，例如洗面的方法，或是隨地吐痰的，或是蓄妾風俗，或是奴僕討酒錢，或是吸食鴉片等，這些普遍的風俗習慣，無論如何，總不是能得日本人所容許的風俗。因為日本人是不能充分了解這中國社會歷史的風俗習慣，所以對這些風俗是能抱着非常嫌惡的心情。其他則放重利一事，放貸的人在一年間，使其還納着所貸的金錢數倍類數的事，這是極平常的事，誠不足司空見慣的。典當的利息非常高利，貧民一旦設典後大概都被流消者居多。以外尚有對於農民收穫着納六成以上的贖耕料的習慣。其他在商場來往的習慣，尚有對於有錢人們意外的迎合風俗，這些習慣如果這被搾取着很可憐的社會人們過多來說，社會的血液循環，是能停止下去。受其荼毒的社會必定要腐敗，而民族的力量亦是能衰退下去，而造成着「勞苦而不得安樂」的生活。這些惡習慣的原因，須着以全體主義的規範意識

由大東亞驅逐出去纔對。

爲要樹立大東亞共榮圈、東亞各民族同志接觸的機會是很多的。對這立場、互相融和、之道、除了這些不可學的不近人情的禽獸化的風習以外、須着努力同化。如到什麼地方亦着帶快子和綿被的那種製癖性的日本人、本來的性格是斷不能融和起來的。頭先須着認識其長處而習他們、然後矯正其短處。對於不甚緊要枝葉的風習、則漸時放置之。俗語說「水清魚不棲」這便是寬仁大度的精神。放任着社會的罪惡、而自己再去染這罪惡、這決不是寬仁大度的。老子說着「治大國若烹小鮮」這是以社會譬之小魚而欲達到於烹的目的。譬之對於中國社會國家來說、其病源的賄賂或是鴉片、乞食、武器私有、賭博等、既有出於拔本的手段以上、若再對於不許吸食煙酒的事、或是不許開電影公司等、那種枝葉的事、是無須再制成渾雜的法制去取締一般那種工作、而有所教訓的、這便是所謂「無爲而化」的事。

無論考察什麼地方的民族性、都有不可解的地方。因爲這些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種族的混淆及環境不同等的關係。所以其國家社會諸事象的民族性、是有包含着不能一概可斷定是白的或是黑的複雜性。漢民族雖然是極端的愛錢、總是爲着麻雀而輸去幾萬元的人們、却往々

有不動聲色眉宇的人是好多的。而口雖叫喊着五族（滿、蒙、回、藏、漢族）共和，但漢民族是對於滿、蒙、回、藏的民族，似尙看做蠻族而加卑視着。日本民族若以他民族看來，或者亦有不可解的地方亦不一定。譬如中國人雖然是沒有學問的貧民，亦不伸展其赤足，以爲這是一種公德。而日本人則反於赤足露體，如夏天時特別是中意穿着好似赤身露體的那種薄衣，以爲較合衛生的。日本婦人往往有赤足行路的，中國人是以爲日本人是很缺着公德心而加蔑視；這些事雖然是一種不足算的形色觀念，總是因爲立場不同致有所誤解，這是極當然的。對於這種枝葉的風習，俗語所說的「入鄉隨俗」這是融和的路，爲着這些事，致使日本民族的良善地方，有所曲解的是極無意義的，切不可以此這些小事而無反省。着以寬仁大度而順從這種風習，纔能使日本人發揮其偉大的精神。

先前曾說過些了。民族是有縱的很強的民族。譬如以日本人來說是對於縱的方面是很強的。總是對於橫的方面却是很弱的。中國人則反於橫的很強，而縱的則似乎完全沒有的。如抱着忠君愛國的日本人。往往由社會的家庭的看起來，是有不足感心的人。這是因爲隨便的鄙視他人或是好容易地流連於酒色的行爲。老實地說，大行不顧少瑾，若由這人們看起來

却是很當然的事。對於人們鞠躬如也的很老實的中國人、對於官憲或是君主却似乎是沒有抱負着什麼忠誠的觀念而否定着政府的人很多的、所以紊亂經濟統制、或是做着開盤買賣的生意。他們是以爲極平常的事、而以溫良恭讓爲信條的中國人、對於酒亂惡屬亂來的日本人看做是非爲的事、這是極當然的。日本人看着中國人缺少公德心（國家的）諒必在心裡以爲不是同席的民族、這不過是尙立在於小立場踴躍地所致。若要進行着民族融和的進來說、無論如何總着互相立在高一步的境地纔是、着以大空那樣的心做事纔是。

人們自生落地下來、同時絕對是不能以一個獨得生活的。須着做那集團生活、所以無論在於行住坐臥飲食飯之間、應該着想全體的立場、遵守着言行、這纔能保持着社會國家秩序。秩序當然有上下的分別、而且有上下纔有各々の平等、上下便是平等。照佛教的說、差別便是平等、以倫理的說明、須着由上而下的秩序（例如慈嚴）並及由下而上的秩序（例如忠孝等）。這是縱的秩序、所以亦是如前章所述的有那種尊々主義關係。又在其上下各位置是和各々の同僚、或是同學或是兄弟等間、有其平等者的存在。這些平等者的秩序、便是叫做橫的秩序。這便是在前章所說過的屬於家族生活中的親々主義關係、橫的秩序若以家族社

會說來，是以友、和、信或是公德心等的德目爲代表，縱的秩序是以孝、敬、恭，或在國家生活上是能以愛國心，或是忠義心等而表現出來的。

上叙的德目，皆是由全體主義觀所生的真心，總是人們時常是不能可限定專有這種好的心而行動的。有時候是能以爲「管人做什麼？」的那種個人主義觀而行動的，普通是「我好便好」那種主義而做言行的居多，這不是我所說的真實的心，所以社會亦就會發生着不幸和悲慘的事。要和人們融和第一須着消滅這種的主義意識。頭先着成爲「無私」的心纔好。第二須着對於偏向着縱的或是橫的心加以互相反省，而超越着小的立場。這縱的不足的民族，須着擴充着縱的秩序到國家社會去，對於橫的，不足的民族，須着補救其不足。第三是對這第二的分配的立場不能解脫的時候，着以慎獨的事理，而圖解決。這是「知恩」的事，對這不能修的人，須着「慎重言行」。而對這亦難實行的人，須着對於就近的「不說人壞話」的，而逐漸做到那種施於上下或是同僚而不悖的全規範的世界纔對，我想對這些手段在次段再說些添。

## 第二節 沒有私的心

「人生宛如押車上橋」那樣，稍若不當心就能墮下來的。人們是和這一樣，若不當心，便



好容易陷入於利己主義。古來的大人物者、和以聖人被人們所崇拜者、亦是似這樣揮筆的心地、再加以慎重的修養而到達其域。若採用中國人的例來說、晚唐有一個僧叫做瑞嚴師查的。在自己的庵後的岩上建設了一個禪座、有閑暇時、便時常坐在該處、以自己叫喚着自己、顯實現着他的誠。自己做了主人翁、亦兼做着人客；若呼之則自己答應着、時常是這樣地自問自答道：「不可瞌睡嗎？」他日不可再被誘惑所欺瞞罷？」答：「是」。這樣地自誠自答。鄙生平的說法、不過亦只如斯而已。在日本亦有叫做「下坐的生活」或是「懺悔的生活」。對人生的指標、當刻苦修養着聖者的精神、我們每日至少須有三省吾身的精神、而加努力地遠離着利己的心纒是。

近代的普通人、因為受着西歐的知性的影響、便保持了離去情(仁)意(勇)的智。即是不覺醒着真的全體の智、所以智便做了利己心的器具。例如以租屋法(譯者注：法律語)、若改正於有利屋主的時候、便會發生屋主們迫着借屋人交還其家屋的事、而改正於借屋人有利來說、則借屋的人便想以免錢而租屋的居多。雖然改正着法律制度、若不矯正着人們的心來說、法律是能被其惡用、似這樣的利己心若活動着則對事物定不能圓滿、社會上自然能發生着

好的多爭執，致使事物不能運通着。議會制度亦是一樣，若議員爲着私利黨利而活動來說，這就和墮落於一個爭利的鬪技場一樣，不能發揮着國家的機能。在民族與民族之間亦是和這樣。對他民族想去奪物那種心情的動搖，在民族的融和結局是不可能成功的，頭先第一着滅「小我」的私念，這是修養的第一步，而且亦是先決問題。這是在第一章所說過了，如果真實的捨棄了「小我」來說，便可踏入修養的正道，即是全體觀的大道。

所謂「無私」或是「無我」或是「滅私」或是「無執着」等，這些皆是「沒有私心」的表現。如姑熄鬧的爭執，如果對於無我有所覺悟，則絕對不會發生着爭執的事。滅去小我的人，是可得到大義的。這便是可造就偉大人格的原因，對於怎樣才能保持着這種心情。擬在末後加以敘述的，總是一切不可以怨報怨、應抱「悲而不傷」這一句話去想着纔好。對於沒有小我，即沒有所執着，到了無執着的境地，翁姑以及家庭全部的人，在不知不覺之間便能踏上融和的大道。

在社會無論做什麼事，若存有「私心」的，則任你做了好大的事業，亦決不會受社會所感謝的。想賺錢者，或是自己想娛樂的，或是想得到名譽，由這種動機所做的事業，是能照樣的反映着。人世是宛如鏡一樣，自己的姿容，是能照其反射歸到自身來的。笑顏則有笑顏的

相應、滋爾則有進爾的相反應。至於醫生或是教育家或是慈善事業家等、如果存有慈悲恻心來說、對其所做的事、便不可說有真的意義、而不能受人們酬以感謝的心。要治國家社會的事、若不用這無私的心、去做對於大局的事是不能有把握着。當然對社會病源的所在、亦是不能診斷出來。若對其病源不能正確地理解來說、便能從小小的地方去穿鑿而已。若以「無私」的心做下去、則能使其知曉着而到達「公平」。若以「執私」的心（我執）去辦政治最多可能達到共產主義的「平均」就好了。中國政治所理想的是「無爲而化」。總不是政治家不作爲的意見、是以無爲的精神而有所爲的。老子所說「無爲而無不爲」。這是由無私的心所支配的、即宇宙萬事無不成就的意思。棄小我而以全體觀的支配便是政治要諦。滅了「小我」而活着絕對精神的姿態、這便是「無私心」的境地。

中國政治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這「滅私的心」。從來對於政治未免太過私心、私官、私縣、私黨、在國內造了私黨、若知府知縣交替後則新知事對府縣之職員全部換以自己的親戚或是知己。或是無論怎樣清廉的官、若是居了三年的職來說、聽說可以賺到莫大的賄賂而變大財。似這樣要指導一國、或是要指導大東亞諸民族、小則家庭、大則國家、頭先須着克服

這「私心」使人們歸到「無私」纔對。有私心是全體觀不可容忍的。這是對大東亞新秩序的建設、確實有致命的障害。無論屬於何處的民族，都有着大死不懼的勇氣和覺悟，而同歸到「沒有私心」纔對。真實地以蘭蓋蜀現的拋棄了私心、纔可得諦悟着玄妙的真理。

不能入大死不懼滅私無我境地的人，須着靜々地對着自己自身、及其事理本源想々看罷。坐着電車、汽車、火車的時候，着對本來的電氣蒸氣的發明家、及其電車火車的車體並製造了鐵道的無數的人們所庇蔭的事，加以想々看纔對。自己不耕不織、而有衣食，這是受世間人們奔勞所庇蔭的。做妻子的人們須着想丈夫在外面作事輔扶養着家庭的恩義。做丈夫的人們亦着感謝妻子努力於家庭一切的事纔對。其他社會萬般的事，着考察其原因，則一木一草小盡地皆是受社會的洪恩所庇蔭，凡宇宙的萬物，是不能孤單生存着。須覺悟着自己這樣能得成人是受血親、親戚，以及日々對於衣食的裡面，是靠着不可數的數十萬的人力和生物的力量而得生存着。

對於宏大的親恩、業已報答了，這樣有自信的可答應的人諒必很少的。大部份是抱着「對不住」這種心懷者居多，「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孝而親不在」誠對風樹有不堪嘆說居多

。有了這種的心情，便可以了解着親的恩。恩字是因字下邊寫着心字的。就是對事物的本源及原因、有所思念的意思。是比較地好容易可達到於先天的經驗感覺，可知到和他們有互相建築、到達於一體感、而由這知恩的心便可到達於無我的境地。

對於民族問題、可想々看吧——到中國、滿洲等大陸去的日本人、做了 陛下的御盾、在異域化爲護國之鬼的日本將兵的墓、到處可以隨便地看到嗎？對這些英靈不感覺着「對不住」的恩惠的人們、是沒有在大陸做事的資格。而中國人亦須着如孫文先生所說的：「非日本中國不能生存着、非中國則日本不能存在的、這種對日本的感謝、互相依存的關係、須着率直地想々看、若沒有日本來說、中國和東洋已經自從前就被英國或是俄國所侵吞、或是受歐美各國所分割、如果受各國的支配下來說、諒必老早中國就已經滅亡了、而表現着物 and 錢酷使着人們的社會、諒必那貪吝的榨取、已經使民族滅亡了。中國人須着老々實々讀中國的歷史纔是。這是不只限於中國人的問題、好多的人們都是照俗語所說的：「吞過喉、便不知熱」的心情。一但事情完了的時候、是會忘記了已往的事者居多。

近代人不知怎樣地已經不再感謝着這恩義了。或者因爲是都會過大、人口過多的緣故、

所以對於社會的恩惠已不感覺着亦不一定。等待人客的吩咐、緣小量地製造交完那種的舊制度、變成了市場本位、到了大量生產時候、又不知買的和賣的人、世間變成了唯物化、實利化所致的。無論怎樣親切地照顧他、亦以爲是當然、不知到人們的恩義、致使受着針孔大的恥辱、而繼以大怨反報之、這是已經墮落於不能挽救的個人主義所致。在商業社會的傳統的劣團裡活下去的我們平凡的人們、得了這樣的是當然的。商業主義是抱着能對他們樂而多賺着錢的一種的意識。古時日本是有所謂俠客很有仁義的徒輩、他們有時候感着一宿一飯的恩義、便能連一條的生命亦不顧着。只說是一宿、僅是一飯而已、似這樣想、便沒有話可再說、人家的些少的情義、便能感到如泰山重的還是很美滿的恩情、就是叫做日本的道義、不是以小小的事而大大的報酬着、是雖然很小的事、却是如山大去感謝的意思。這是笑話、在明治初年時候、亦日本的西洋人、坐着火車或是電車時、讓給他的坐位、或是教使他們的道路時、說「多謝！這種恩情、一生到死亦不能忘記的」。這樣感謝是能使日本有多少人不自如的事、這不外是在日本語會話書裏所有的一種教訓所致的。

印度佛教叫做四恩、即教人們對父母、師長、國王、施主或謝着恩義。沒有口才的上代

日本人，是沒有四思或是五思那種理智的思想，總是只知道對着天公說「對不住」，或是「受庇蔭」這種的話，而感覺着一切的恩惠。我們由感這種恩惠，纔能知覺着自他一樣的無我境地。如果不知道這事，則不時地要在不平不滿的世界哭泣着。婆媳間的衝突，這事亦皆是單在於小我的醜惡的亮裡所致的。若能解脫了小我來說，便會知到受人們的恩怨，亦足以鍛鍊着自己饒天所賜的慈愛，於是怒亦可解消，而發生着感謝的情念。商人或是農人，或是宗教家，或是官吏，會知到着自己受萬物所庇蔭而生着的事，則什麼憎惡，或是怨恨亦可解消下去。

要使國家富強，社會安樂，大東亞能繁榮，我們無論如何應該着養成知恩謝恩的風習。最少限度，早晨起來的時候，應感謝遙拜着天照大神、天皇陛下、祖先、氏神，再親去拜太陽和自己的父母。由太陽而感謝到衆生的恩去。此外婦人第一須着當夫君如太陽一般，若不這樣地，家庭是不能融和起來，我們須着拜太陽，如「太陽」那種心地，大東亞的民族，須保持着照光普照的心情纔是。

### 第三節 順從的心和大和的心

在個人的性格上、有的是一種春風駘蕩的、有的似秋霜烈日的風格、有的滿身皆是物慾的臭銅味的。民族亦是同樣、有的以和爲主的民族、這些是厭惡着戰爭的、有的只對義很強的民族、有的老敏於利的民族、前二者皆是相當的人格者、而得體驗着道的人、總是尙不免有些偏執。對於道德(道)的說、有人分爲二方面說：一爲社會道德、一爲人類道德。又有分爲個人道德、家族道德、國家道德的說、甚且再有把社會道德分做四分類的、以國家和社會別個着起來、若以私人的立場是以四分類較爲適當。若以道德由傳統的秩序方面看來、道德似乎有上下的和其橫的。前例所說過的即是以利爲第一的人、這不是所謂道的體驗者、是問題外而不足說的。人的道德性格亦有上下爲頭先而考慮的、亦有橫的秩序爲頭先行的、前者是忠勇義烈、是以是爲是以非爲非的義士。後者是博愛協和、寬仁大度的人。對於民族性、大體亦可說是同樣。

對於大東亞各民族的性格看起來、日本民族對於上下的秩序、即是對縱的很強的民族這似乎是事實的。盡忠報國、受詔必謹、孝於親、順從於上輩的民族。總是對於橫的不純良的人不是對多的。中國民族對於橫的道德秩序、雖然是很優秀的民族、如忠恕、孝悌、友愛等



的家族道德，乃至個人道德是可稱爲很強的民族，若以個人的來說，好的人雖很多的，總是對於國家道德，或是社會道德的公德心是很缺欠的。個人道德若對於全體規範有透徹來說，則可變爲公德心的，但是中國民族，似乎尚未達到這裡。中國人看着沒有橫的道德的替本人，以爲日本是不近人情的人，以東洋鬼加以蔑視。日本人接觸着沒有縱的道德，而且對錢的事很污劣的中國人，以爲是不足來往的民族而加以蔑視。似這種心情若倘流在兩民族的中間，兩民族融和是怎樣能做出來呢？如果將來再戰下幾千年去，這種民族的溝隔，是絕對不能消滅的，而會惹起人類的慘劇。先消滅這種的心情，便是使東亞和平的先決條件。這種真理，不是單個民族的問題而已，對於家庭生活，或是社會生活要解除爭執的方法，着解除着這蔑視以外是再沒有辦法。

互相蔑視着，是對他人的長處看不到的。不能看着他們的長處，是自己的立場很低所致。因爲有執着關係。若不能正視着他們來說，則對於自己之反省或是修養，是不可能的。對他民族，以自己的道德或是習慣，當然是着客氣些，但是各民族若自發覺着對於自己不足的地方，着充分地反省，而加以修養纔是。原來正義忠烈心是以是爲是，以非爲非的縱的精

神、和親愛和睦的橫的精神所結合。在人類的集團生活，是兩個不可缺少而很重要的秩序精神，如果是沒有這兩樣精神，是不能做人而生活下去的。日本民族，須着對於橫的秩序、特別着着到「大和的心」而補其不足處。中國民族，着對於縱的秩序、即着養成「順從的心」而透徹於所謂倫理規範總綱。對於其他的大東亞各民族的事，暫不再說，總是若不各自靜思着自己不足的地方，加以修養，則大東亞新秩序，是不能樹立起來的。

人類的集團生活，徒以無政府主義的理想而橫的秩序是不足的。對這些若不加了縱的秩序，則其的協力社會是不能發生出來。對於兩者，即對於正義或是博愛透徹的心，是叫做無我、就是無的精神。凡事去想「事和物的原因、則假使受着逆遇，總是可以了解着事理本身是慈悲而原諒着，但是對這若不能順情的人，則由「順從的心」、或由「大和的心」、是不能入於萬有一種的境地。

我們日本民族，對下丘接着仰天俯地，乃是着深刻地去反省自己的大機會，須着停止徒把罪過歸着他們、自己對神明立誓願淨去着本身的罪污，以薄身至誠而指導他們、寧了和着地順應於天度處是。特別是在大體活動的人們，須着捨棄了所謂島國根性的狹的度量，須着

養成着抱擁他民族的器量、即是着養成我纔對。日本人須着自己謹慎着酒醉亂行、女色、受賄等、以嚴肅保身、而俯仰天地而不羞的行爲。而且百的說法、實不如一的躬行是較有効力。要指導他民族的先前、須如前說過、着以身作則、以身爲女人而指導他人那種很廣濶的慈悲心量是。

「正在教其學習伏地橫行的小蟹兒、要叫其快速地走着、這是老蟹親的不是」。有這種道眼一樣、徒弄口舌是沒有用的。對於訓育着家庭的子女亦是同樣、做父親的人們、自己如在食飯時亦肩露身體來說、則小孩子們當然亦要學其赤身裸體而食飯。做父親的若晏起床來說、則小孩子們亦是能學其晏起貪懶的習慣。所以我們着對其他諸民族、使其對於日本人抱着善而且正的、有禮義有仁慈的國民的觀念、自己着舉身去示範纔對。如前項說過瑞巖禪師自己鞭撻着自己、有那種大修行的心纔行的。勇敢二字、若以西洋的考察起來、勇敢是破壞道德的、或是軍事的勇猛心而已。但是東洋的勇、是和違不同、在心中而能破賊、對於偷運爾能靜心地決斷實踐着、這纔是真正的勇。「見義不爲無勇也」、這是日本民族自古以來的教訓、很可表明着這裡的心曠。

在漢族對於上輩的「順從」的精神是很不足的，所以縱的秩序，若以家庭生活看起來，不過亦止於孝而已。人們既然是過着集團生活，對於社會國家，若不擴充着「順從」的心，則文化 and 文明是不能發展的。敬上撫下，以賢爲賢，以德爲德，以老爲老，以長爲長，須抱着那種受召必諾的精神纔對。如前述過，中國雖然有個人的認識，總是對於國家社會的道德是尙不足的。甦生中國民族、禮義廉恥，是極必要的，總是特別應對敬、順、忠、律的四德加以爲要實踐着纔是、這種縱的秩序精神，須由家庭做起而擴大實踐到世界各國去，不可單在家庭止於孝的。孝是有行的基礎。亦必須着進行到百行去，對這是有種的方法，我是想提倡着如左的實踐，去做試案。

一、早晨起來，須先洗淨身體（用冷水或是乾布摩擦）而端正拜着太陽。

一、次則拜神、佛、和祖先之靈。

一、次則拜祖父母、父母。

是從這些習慣去實踐，纔可入對於至上者「順從」的精神。但對這些事，若希望藉以賺到金錢，或得到好的地位那種極心憤而拜的，這是絕對不能到達於宇宙的絕對精神，須着做了

無私無偏無我的心，由順從的心而達到全體規範去纔是。而以私心去恭順着長上，這不是叫做「順從」的心，實在可說是諂諛的心。社會完全是和一面的鏡子同樣，無論任你怎樣地隱蔽着，總要在什麼地方表現着自己的污點。在身上雖不能表現的，有時却能從口表現出來的，在口不能表現的時候，總要由意而表現出來，有心必有形，「諂諛」只好表現着諂諛的醜態而已。歡喜這事的人可說是小人。雖說中國人對於強權者，必盡其所有之手段而冀獲得其歡心，使對方得到陶然而醉而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對這是具有特殊的才能，這因為是橫的民族所致。要指導這「諂諛」的人民好多的民族，若沒有把握是不能引導其做着「順從」的人民。應該着使保持着王道蕩々，無偏無黨的德纔是。

次對於「大和的心」再述些罷。不足着橫的秩序的人或是民族，可由「和」而同人們融和起來。例如前述的正義或是順從的心，是人的骨骼，那「和」或是「親愛」的心（總稱為大和的心）是筋肉的。有武骨的人們，當然着以「大和的心」而添附着血和肉。聖德太子亦是「以和爲貴」，在其有名的十七條憲法第一條所說的，無論什麼事都着以「和」爲第一。至於個人和個人，或是家庭生活，或是社會生活，或是國家的中間，是沒有比這「和」較貴的東西。「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缺了和的人，是未曾有能出世興家的，或是事業能得成功、國家能得興隆者，迄未有其例。

只是着注意的事，如照古人所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那樣，附和雷國決不是真實的和。這是對於自己有什麼方便的共同。沒有利益的處方是沒有共同，是純粹的共利心。「和」若是沒有入於無我的境，是不能達到的。

再於佛教也曾說過六和敬的教理，這是對於「和」不可不有敬的意思。結局亦是和我所說無異義的。和調樣的意思，是對和字解說着六和的容態。這種的做人家的妻子要嫁人家的女人亦是必要的。姑媳的爭執，諒必能得消息，和人們的結交，或是要入他國的民衆和民衆的交際，須着有這種心情是極必要的。六和敬即是：

身和則同住

口和則無諍

意和則同悅

見和則同解

戒和則同修

利和則均

身、口、意的三行(業)雖然皆得融和，但是有時見解的不同，而發生着異解，對於身、口、意三行待於後章再述，其他對於戒在其意見亦有一致的必要。在於利益之點，若不和是不能對立着，這是在佛教亦有所教示過。對這戒的實行，不是叫大東亞各民族全部做了佛教徒，所以一般是不能完全適合的，這不過是和神道、佛教、基督教、儒教、道教等同樣，誦悟的程度雖各有深淺，總是要到絕對精神的道，這是沒有異同，皆是「崇仰着高嶺之月」。這種省悟，實可解釋是戒可和的意思。有這六種的六和條件具備之後，再有互相尊敬的真情，便可實行着六和敬的心志。雖是一碗之粥，亦保持着分與大家食的這種心。將來能大家過着日子的一家人，就是東亞的民族的同志。在這永劫潮流的一瞬間，有可互相聚合的事，可說是不可解的因緣。對這條理若有透澈來說，人們是能互相敬慕，而過着生活。沒有和的心者，是和切斷了這因緣的絆繩而打斷了自己的命脈一樣地。

#### 第四節 消怨的心

人們有時是能受他人的禍害着、或是禍害他人的。被禍害的人、是能發生怨怒的心、而想反報其人。如人們若被傷了眼來說、則被傷的人、必定要傷其傷人的眼、而且被傷着眼的人、一定也要傷其傷人所最愛的人的眼。和向水中投石一樣、其波紋是會擴大到池上全而去。極端說來、若一個被傷了、則全世界的人們着全部做了盲人、而這波紋纔有消滅的機會。以眼報眼、以口報口、以非報非、是極普通的事。大傷害則以大傷害報之、小則以小報者、這亦是極普通的事。

我在報紙上曾看見如左的記事、這是電車內所發生的事情。有某男子、很怒氣責問說：「你一人爲什麼佔坐着二個人的坐位、實在沒有道理。」再看着那個被責的下方、又坐着一個年老的男子、裝着很虛心坦懷地坐下去。而這責問的人在車內雖有空席、總是依然立在其地方、以酸烈的怒眼看着那個男子、以敵意相待。自己做了檢舉而告發、自己又做了裁判官而判決、又自己做去了獄吏而執行着刑、是這種姿態的意思的記事。看見人們的非爲、受着人們的禍害的時候、人們着應怎樣纔好呢？這是小則家庭生活、大則國家、至於全世界的生括、無論什麼人都會碰到的問題。在家庭上那薄弱的婦人們、不知道爲了這個問題、自古來



不知到是怎樣地辛苦着？有的怒火燒心，有的是積怨焦身，有的橫心健鬼去變己身，有的類似這記事的人以看過剩的怨，而報待人們。

受了人們的怨恨，着怎樣纔好呢？這個問題，不是單々家庭的問題。對於社會、國家、民族問題，亦須着同樣想々看的問題。以恩報恩，以怨亦報恩，這事若到了無我的境地，便可做得到的事，這是在前項所說過的。總是以怨報恩的事，若在普通的人是難做得到的。事以怨報怨，這是平凡人所爲的事，特別是以他人的五項的非爲，想報以十項的非爲，最平凡而且普通的。若是被人傷眼，便想去傷人的眼而報之做法，這是在社會的存在或是國家的存在上，皆很困難的問題，無論如何，着中止其不正，使其轉向於正的精神方面去，這是極必要的。有阻止着惡因和惡緣的防波堤，是極必要的事。

普通的人們，是以怨報怨，以暴報暴，但先聖對這有什麼教訓呢？，請想々看罷！

一、有人對這問題很難解決時，便去請問着中國至聖孔子，他便教他說：「以德報德，以怨報之直」。不教之以怨報德，這是孔子的偉大的地方。然則「直」是什麼呢？直不是對於勳的反動，是無論什麼事，須先着以倫理的規範加以反省的行動。在當時「直」是看

做強權的法規規範的東西。當時有某者攘人家的羊，其子告發之，這以爲是「直」，孔子否定說：「吾黨之直，是和這不同，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由這解說看起來亦可知到，直即是順從着規範的事。正直這句話，亦可解釋是這意思。有直情逕行的這句話，正義可由這心去實踐這是很好的事，若對德以直情逕行來說，則好容易陷入以怨報怨。如這樣則社會是不可保持調和的。直情逕行，實不如以至誠待人的，這是大東亞所希望的。孔子亦是同這樣的思想這是不待言的。

二、基督教、或是佛教、或是道教等，皆是教着以德報怨，基督說：若打你的左頰，請你連右頰亦給他打罷。再有教訓着說你須着愛侶之敵。在佛是教人們着捨身而棄小我，若沒有小我，那裡有所怨。雖然受人禍害，有時候是可諦悟着矯正自己惡性情的慈悲，或可解釋是佛所賜予以自己修養的大慈悲。似這樣站在很高的立場，普通人是做不來的，總至少我們須着不斷地去接近這種境地纔是。

三、日本有句俗語說：「着吞怨」，這句話所傳在民間裡頭：是對於自己的怨恨不向人家去說，亦不是永久地留在自己心頭，或是表現在行爲上而想返報的，是默々地飲恨而忍耐着

。感嘆着不爽快的語、是對於自己有所禍害的、都不向誰說、只好默々地飲藏在於腹內、而盡在腹裡去。這在口是不能言之、所以非常困苦、總是若能消化於腹內、則可說是營養身心的滋養物、而且是極好的藥。

「憂勞塵世事、請加積此身、我願我力量、予你嘗辛苦。」

有如日本這樣古歌所唱一樣、爲要嘗試着自己的力量、着默々地吞在自己的肚裡去。有這種雅量、是極必要的。時機是能解決着一切的、若想以怨報怨的、人們多說不平的、或說他人的壞話而想圖返報、如這樣做去、是能使世間擴大着怨恨而已。默々地去實行着行的、這便是日本從來的家訓。日本往時中央政府的司法權未曾普及的時代、是有風行一種「警打」(報警)這可看做是以暴而酬於暴的舉動、但這不是爲着自己的事、是對於加害了自己的嫌煩、以劍而返報以劍的、是特別容許公認的。這是爲着維持家族道德、以爲是善行而肯定的。但在現代的國家社會、是以直而報怨的、所謂由司直的手去處罰、這些當局者、着着悟着這「直」的真意、以恨罪不恨人的指導的大精神而司直着、這是極要緊的事。

次再對於消怨的手段、加以叙述些！俗語說「惡事聞千里」這是說惡因、必定有惡果的報

應、而且如石投在池裡去同樣那些波紋是能擴及到全體去、是說惡是能擴大到全世界去的話。善因是有善果、不知到恩的平凡人們、若以德待之來說、他們是未必以德報之。所以用着惡因必有惡報的作用教之。這在平凡人的社會、是較有效的。一個人被傷了眼來說、全世界的人們是能全部變爲盲目的。和這種理由一樣、無論如何、總着禁止這惡因的心的防波堤纔是。而那防波堤到底是有什麼職責呢？這是有種種的原因。有某賢人提倡着用「知恥的心」、去漸消滅着社會的罪惡。佛教是教人們自己修養着「知非的心」。即以「聖心」而捨棄着惡因。有一種人們、看着古聖賢的言行的書、或是聽着他人的話、便以爲自己亦做了聖人、視他人如毛虫。完全沒有反省和實現、似這種人是最難濟渡的。「那個人是不中用的人」。或是「政治不成體統」。這樣徒說人們的壞話、找人們的是非、而不知到自己是非所謂盲人、似這種人、無論什麼國家在其智識階級中、都是相當多數的。這種對於看不到自己的盲人、在市巷若是多起來說、則在街頭如削身那種鬥爭。是「不知底止的」。

我們對這種市巷的反感爭執、着由大東亞各地驅除出去、無論如何須着懷着三行（佛教叫做三業）。三行是說身、口、意三個的行。行的事實是手足和身體的動作的行爲而已、事

實口所說的亦是行、心所思的亦是行、我們現在的行所做的原因、必定能在什麼地方、變爲顯露而表現出來。如果能隨緣而變做因、行的方便可永遠的創造而進展。由現在這行的威化力、去發生着次期的存在、次的存在、再又發作了次回的存在。用口說的事、寫在書本上的事、亦皆是自己的行。這在後世、好的壞的、是能照其樣普及着威化力。大日本史或是日本外史、或是靖獻遺言等的精神、有影響着日本的王政復古、明治維新的事、係世人所周知的。只在自己心內所思的、亦是自己的行。況且怨恨人們、或是嫉妬人們、只是這事、便有惡報能到來。

意行的謹慎是第一要緊的、在心所想的事、雖不出口、或是不表現其行動、總是必定亦要表現在形態上來。在這裡一定要發生因果報應、對這是不應該去恨人家或是事物。不要怒不要恨、只在這幾件事都是有罪。罪是包瞞、所以心中切不可有包瞞的事、只想姦他人的婦女、亦可構成罪逆、在西哲亦有說着。這亦是對這意行的慎、有所教訓的話。惡心的芽若萌出來、快知到是非的時、着放下去而改過、不可包藏在胸裡、大東亞諸民族、要真正融和起來、須着由這三行中的、意行入去纔成、而責已須嚴、責人須寬纔是。

第二須慎着口行。對周圍的人們播送着人家的壞話、或是不必告人們事亦去告人們的是非、或是說着無責任的話、或是發人家的陰私等、對這事我們應該着謹慎纔好。這事小則可消滅着隣近的磨擦、大則可成爲防止國家和國家民並族和民族的戰爭防波堤。我們須着默然地、去做着道義的實踐者、而切不可徒弄無用的口舌。

「大家廢止惡口罷！」這種會的結成、曾在某報紙上看見過、對這無論如何、總希望其多數的結成。這似乎是很小的問題、但這小則可使巷間之確執消滅、大則可使到達於民族融和的更進、特別中國人若受人們惡罵的時候、是最不高興的。如在中共黨的文獻中時常可發見說：請日本人不要徒罵中國人的標題和記事。日本人叫歐美人是「毛唐」（碧眼兒）。或是叫中國人爲清國奴及其誠不堪聽的惡罵、或是中國人對日本人叫做「東洋鬼」、似這種話、大家應該着中止纔對。遇着發怒時候、假使不能意行來說、則對於口行亦應該着謹慎、數日間若不說什麼惡放蕩之、則在不知不覺之間、對他們的憤怒、自然是能解消。即那個時候、沒有說什麼、實在很好的。諒必是有這種經驗過的人、對這口行的、每有無心思想、是在這裡頭。

第三是身行、若是意行口得謹慎來說、則對於身體所實行的身行、當然着謹慎。總是對

於惡心的事是切不可做、對善事着敢去行的、這纔是有真正的勇氣、須着默々地實踐着正義。假使遇着心中或是口頭有所不能忍耐的怨恨、或是憤怒來說、應該對於毆打擲蹴的事亦着謹慎些。以怨報怨的身行、必定能使擴大到無限大的惡果。教訓子弟切不可怨恨而打的、要教訓着不良子弟不能改變性情、着由純愛慈悲的心纔好、老親若哭泣去毆打子弟、子弟是能永遠感謝着親恩、老親雖然死去、但是美滿的精神是永遠存在兒子的身上。

雖說是民族和民族的接觸、結局亦是個人和個人的接觸。我們東亞的各民族無論什麼人、總要嚴肅地守着身口意的三行。單々制度已經齊備了、或是有出了外交官的人材、只是這難地是不能樹立大東亞新秩序的偉業。有那種謹慎、有這種大精神纔能成爲東亞各民族各國家到了融和的大道去。須着有這樣地的覺悟。

總是若不能由最容易的「廢止惡罵」的實踐說來、結局是難得到這全體觀的境界去。

—(完)—

007372



本支會出版編譯叢書

1. 昭和維新論 (最新改訂版)  
日本東亞聯盟協會編
2. 大東亞戰爭與東亞聯盟  
石原莞爾著
3. 新體制與東亞聯盟  
石原莞爾著
4. 滿洲東亞聯盟運動史  
岡野鑑記著
5. 猶太問題與中日事變  
米良靜夫著
6. 東洋人的東洋  
荳原信雄著
7. 融和之道  
荳原信雄著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初版

融和之道

定價儲幣伍角

發行者 東亞聯盟汕頭支會

汕頭市外馬路

印刷所 小塚洋行

汕頭市中馬路五六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515  
141  
(2)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

廣州分會汕頭支會刊行

BC  
331.32  
3